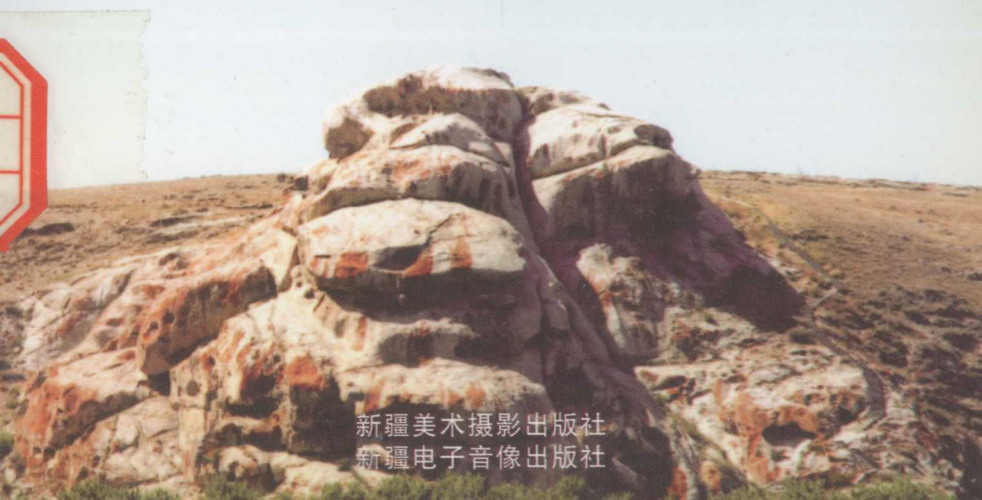




阿山旧事

三

恽长普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阿山旧事

(三)

恽长普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小黄狗

儿时聆听父辈对往事的追述，或许是儿女们成长的必修课，是一个孩童成长不可或缺的过程。沧海桑田，往事如烟，年届半百的我对诸多的往事早已淡忘，但家养的小黄狗颇通人性、忠于主人的故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任凭物换星移，岁月变迁，却久久挥之不去……

据父亲回忆，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春夏之交，当时的阿山布伦托海可克阿哈什冬牧场成为兵祸之乱的首发地，后其势逐渐波及至承化县周边，使

我们这些当时居住在红墩区方圆几十里的汉族老户儿家庭顿时陷入灭顶之灾似的恐慌之中，人人自危。忙于逃生的父老乡亲已无暇顾及家中仅有为数不多的牛羊等财物，拖儿带女，结伴出逃。

我们出逃那年的元月，我家的母狗产下一窝幼崽。父亲嫌多难养，便将母狗和众多小崽送给哈萨克朋友，仅留下一只灰褐色的小狗为伴。然而灾祸不期而至，当时出逃的人们疲于奔命，自顾不暇，无人会顾及到一条弱小动物的生死去留，它的命运只好听天由命了。

人们逃亡之路历经了各种磨难，终于来到沙湾县避难小住，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家人毕竟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第二年，当身在异乡的人们得知兵祸之乱已平息的音讯时，按捺不住思乡情绪的涌动，便又陆续结伴回到阿山草原。当我们一家老小在父亲的带领下历经艰辛回到久别红墩区可可沙孜自然村的二道渠边时，通往我家住宅的方向豁然出现了一条被踏出的小路，久经世故的父亲蹲在那似乎在探寻着什么，许久他才扬起头喃喃自语道：“这似乎是狗踩出的道啊！”家人谁也没往多处想，便急不可耐地向着久违了的家匆忙奔去。谁知在接近老屋时，大家忽然发现大路正前

方，扬起的灰尘前有一个黑点子如飞地迎面急驰而来。当黑点距家人几十米远时，一只大黄狗像注入了兴奋剂，旋风般扑进家父的怀抱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在大家的潜意识中无疑认定这是一条无人领养的野狗，它更像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疯狗，家人唯恐父亲遭到什么不测。就在家人还没有缓过神的时候，这只大黄狗又匍匐在父亲的脚前，忘情地摇头摆尾，不时地伸出舌头舔家父的马靴。目睹此景，家父也从一时的慌乱中镇静下来，蹲下身子深情地端详这条焦躁不安、瘦骨嶙峋的不速之客，似乎在从记忆深处寻找什么，良久他才百感交集地惊呼：“这就是咱家的那只小黄狗哇。”一时间全家人围拢在这只不舍不弃守护着家院的黄狗旁边，不停地抚摸着这条颇通人性的牲灵，发出隐隐的抽泣声……

追忆往事，感慨万千。宏观上讲，人和狗同属动物物种，从理论上来讲，人又比动物高贵许多。但是目睹了当今社会某些人的失信、不忠、不孝的种种行为，我感到了一丝困惑，人与动物孰高孰低？孰贵孰贱？

岁月煎熬

淘金客脱险记

阿尔泰山素有金山之美称。据史料记载，阿勒泰地区的黄金生产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这句民间流传甚广的口头语，致使淘金客在这块地上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淘金狂潮，演绎了一幕幕悲喜迭加的人生活剧。

据淘金客樊生路老前辈生前回忆，在民国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期，由于军费开支庞大，而财政拮据又无力支撑危局，情急之下，给时任阿山督统兼警备司令的魏正国下了一道死命令，责成阿山军政当局召集当

地的各类社会组织和颇具实力的王公贵族，由其出面广召和组织人力上山淘金，驻军要不遗余力提供便利，以解燃眉之急。寂静了一个时期阿山又兴起了一轮新的淘金热。

旧时，由于黄金的稀少和昂贵的价值所在，每个金把头都对淘金客挟藏私货防范得严之又严，有为数不少的人以身试险而屡遭不测，也有极少数人侥幸得以“闯关”脱险，并因此而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

话说在这一轮淘金热潮中，有一位甘肃籍蒋姓青年，在迫于生计和急于摆脱贫困的双重心理驱使下，跻身于其中，来到这块陌生而充满诱惑的土地上，成为一个靠出卖苦力为生的淘金客。

当年阿山淘金作业，大体分为井下和地面两种类型。在以储量较高而著称的新金沟一带，则基本上采用井下作业。这种作业的程序和具体操作方法是：先打一眼几米深的竖井，然后再根据矿脉的走向，掘出若干相对平行的纵向坑道，将含有黄金的矿沙提升到地面，再用水冲洗筛选。

如前所述，金把头为了防止出卖苦力的金客私藏夹带黄金，每天下井和收工时，都必须要把金客的衣服脱尽搜身，逐一严加盘查。除此以外，在具体作业过程中还有监工巡视，一旦发现违禁者，轻则被暴打

致伤、致残而驱逐下山，不知所终，重则沦为荒山野鬼。久而久之，绝大多数的金客是有贼心而无贼胆，不敢以身涉险。

这位蒋姓青年初来时，也和大多数淘金客一样，不闻世事，只管闷着头出苦力。但日子一久，他对老板和苦力之间收入的巨大反差产生的心理上的不平衡随之日益加剧，于是萌生出寻找生财之道的念头。当时，井下作业条件极为落后，每个人仅靠手提（或搁置，挂在某处）煤油灯行走或作业，光线极其昏暗，这也就为一些冒险者提供了方便和极大的可能。

在掘坑作业中，偶遇含金量极高的地段，不乏会随手摸到颗粒较大的金块和含金量特高的矿石。大多数金客遇到这种情况便会陷入极度恐慌和难以抑制的兴奋而不知所措中。但是这位蒋姓青年则被磨炼得日见沉稳，不露声色地在暗中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凡是遇有颗粒稍大或含金量极高的矿石，他总是乘人不备塞入自己的体内（肛门）。由此以来，他躲过了难以数计的脱衣、搜身、体验。每次出井后，他总是选一个不被人们注意的固定地方排泄。

每到冬季，金矿所在的大山深处气温下降至零下二三十度，积雪厚达几十厘米，莫说是淘金作业，即便是在该地生存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所以每逢大雪

封山前，金把头只留下几个至亲亲信看矿，更多的人或是踏上千里返乡的行程，与家人一聚，或是近去承化县、远至迪化等处寻欢作乐，将全年的血汗钱挥霍一空……

而颇有心计的蒋姓青年则与众不同。每逢这个冬闲季节，他总是以各种理由借故滞留在山上，每每乘人不备时，将堆积起来的粪便偷运到河边，经过一番冲洗，把事先夹带的金块和矿石藏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乱石堆中，以备来日寻机偷运下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以生命为代价，夜以继日地实施着心中的聚财计划。

在冒险生涯中，他刻意结识了一位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并成为至交好友，与此同时，他还基本掌握了哈萨克语言和他们的某些生活习俗，以备不时之需。在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时，他在某年的夏季从哈萨克朋友手中重金购得一峰5岁的会头骆驼（当地人把适宜单独出行，并按主人意图摆布的牲畜称之“会头”，被阉割的骆驼称之骆驼），相托这位哈萨克朋友吊养（即限制其进食、饮水数量，频繁进行短距离蹿达和快速奔跑，减去躯体积累过度的脂肪，以便于长途跋涉，人们将这种驯养方式称之吊养），又嘱其制作了几个牛皮料的皮囊（用以盛水等）等。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他便以关内老母病危为由向金把头告假，得到首肯并拿到当年的劳动报酬，办理好金票、通行证等相关手续后，他便迫不及待地离开这个使人喜忧参半的土地。他先是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了那个哈萨克族朋友，将几年劳动所得和私藏的金子塞入羊肠内（新鲜羊肠既润滑又有韧性，便于操作和携带），然后将肠子分段塞入骆驼（已几天未进食水的）肛门内，再用驼毛捻成的毛线绳把骆驼肛门口的内侧缝好，以防金子脱落。随后，蒋姓青年与哈萨克朋友深情告别，便一路无碍地通过了沿途的几道关卡，于当天夜里风尘仆仆赶到额尔齐斯河畔。稍事休整后，他又于次日沿将军戈壁踏上了几千里漫漫的归途……

近几百年来，在阿山的淘金客中盛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带金子（指私货）的金客过不了额尔齐斯河。”一是因山上金把头的严加防范。二是因沿途几道关卡的盘查。三是因出没无常的兵匪抢劫。四是同行中的图财害命……总之，夹带私货，风险极大。不知多少人为此丧命。但是在笔者所掌握的各种资料和传闻中，蒋姓青年是个例外。据说，此人脱险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得以和家人团聚。他用其中一部分金子建起了一座在当地颇具规模和气势的庄园，以致方圆百里的人无不为之侧目。

救命的羊血

血液对于动物体生命的存在和延续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不言而喻的。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少人用屠宰牲畜放出的血用以充饥。或许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不会想到，70多年前的阿山，因空前的天灾兵祸致使众多的各族百姓面临灭顶之灾，而恰恰是看似普通的羊血，挽救了难以数计的生灵。

据史料记载和一些老辈人回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阿山区发生兵祸之乱，导致了多起大规模骇人听闻的事件。阿山百姓为避凶险而拖儿带女举家

逃亡山外（当年人们习惯把额尔齐斯河以南称之为山外）。其中大多数蒙古族同胞则选择蒙古国的科布多等地为临时的避难所。

这次空前规模的大逃亡长达一两年之久，使浩劫后的阿山更加显得没有生气，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因遭此重创而愈发凋敝。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兵祸之乱被平息后，阿山区成立了以沙里福汗·精思汗为行政长兼警备司令的阿山公署和军务部。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草拟布告张贴在相关各地，号召因避战乱而出逃流落在迪化、古城子、沙湾、绥来等地的汉族难民和蒙古国科布多地区的蒙古族同胞返回故地，重建家园。并计划重新给这些难民划分土地，发放牲畜和借贷籽种。此劫难使不少人心有余悸，心存疑虑，但是漂泊不定、寄人篱下的生活毕竟难以维持长久。故而先是一些胆大的乡民相约踏上了归程，此后的一个时期内，绝大多数难民在等待观望之后也陆续回到了阿山草原。

回到家园的难民看到的是：烧毁的房屋、荒芜的土地、随处可见的尸骨，整个村落死一般地肃静，空气中似乎还透着一股血腥味，那种惨状足以令所有的人刻骨铭心一辈子。很快，难以为生的乡民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承化县城，期盼着政府拿出一个万全之策，

以解目前的燃眉之急。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百姓困境，行政长沙里福汗·精思汗等不惜从苏联政府借贷粮食，以接济难民。为此，阿山政府组织力量在承化县城的大街小巷支起若干口大锅，设立了几个施粥棚。只见难以数计的难民（也是饥民）簇拥在每个粥棚前排起长队，企盼着那一碗清汤寡水的“救民粥”。

当年设在承化县城里的苏联领事馆，大大小小的有几十号人，县府和阿山行政公署衙门的公职人员也有百人之多。他们每年都要向四乡八邻的牧主征收马、牛、羊等，以解决生活中的不时之需。这年屠宰点一改往年冷冷清清的场面，诸多穿着破衣烂衫的饥民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手持着各种各样的容器，在抢夺和瓜分牲畜屠宰后的羊血，就是这原本不算太多的羊血，使部分饥民得以熬过了这个生死攸关的漫长冬季。

据史料记载，这期间阿山草原可谓是祸不单行，先是兵祸之乱使阿山各族人民遭受毁灭性的重创，尔后又又是倒春寒，伴随着瘟疫在各地肆虐，一场前所未有的、破坏性极大的大地震又降临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其中青河县发生了6.5级地震，尤以发生在震中可可托海县的8级以上的超强地震令人魂丧胆破。这期间，承化县境内仅天灾导致诸如冻死、病

死、饿死的就高达上千人。在早年笔者就此向一些健在的经历者走访调查时，那泣不成声的悲戚描述令人不禁悲从中来。

解放后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阿山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人们很难在餐桌上看到羊血了。即使是偶尔有人食用羊血，也仅仅是尝个鲜，或是作为主食的辅料起个点缀作用而已。

抚今追昔，但愿用羊血来挽救生命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和平、和谐的阳光伴随着我们走向明天，走向未来。